



东山小鲁

从这里去往深春

谢华

冬日的行脚，带来了故乡友人一大早就发来的微信。他早上起来，看到窗外又是霜华满地，而且前两天，还卷起了半天银白的雪花。

一般人觉得北方飞雪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不论是早雪还是晚雪，只是多一点索然罢了。然而很多人确不知早雪的妙处，既没有飞龙格斗的壮观，也没有银海玉楼的幻景，不过只是稀疏的几片，在黯淡的长空盘旋地飞舞着。

有人说，只有柳絮可以像其轻盈；也有人，只有白银可以状其莹洁。然而这些都是淡然无味的废话，都是翩然地落在地上时，分明已经化为“乌有”了。

在江南，偶然的飞雪，当然是罕有的事，也是人们最为期待的事情。说它是早雪吧，可时已过了雪的节气；说它是晚雪吧，可这雪的确是冬天以来的第一场。

在古人的诗篇里，曾读过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诗句，但诗中的所谓“胡天”概指西北一带，与江南没有一点关系。那些地方，雪季的开始，比北方至少早上一个把月，何况是在江南了。

相反，在江南只消掺杂在冻雨中的几片轻巧的雪花，就算是大新闻了，公众号们铺天盖地告诉市民，要有种种的注意，人们也立刻会意四周正是严寒的冬天，想象雪花也会疯狂地坠落着。

在江南，下雪这一回事，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，似乎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。

固然，江南不比故乡哈尔滨，也永远不是冰山雪海那般的壮观。时已过了雨水，严寒对江南来说，一年比一年疏远，阳光依然是相当温柔的，鸟声依然是相当喧噪的。

温柔的阳光下，婉转的鸟鸣中，宜于写作，宜于读书，更宜于从容不迫的工作。我知道自己不会放松这难得的季节，为了别人，也是为了自己，每天都要耕耘着文字这片荒漠。

在余暇，或者为工作感到疲倦时，又常有些许的苦恼。作为一个移居到江南这小城里的新市民，深知这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那文化的精髓，若只跳荡在口头上，未免悻悻然。

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潜移默化。政府的呼吁和启迪是文化，社会的教训和经验也是文化，而且是更为实际、更为久远的文化。文化的本体便是生活。懂得文化真义的人，无时无刻不在春风化雨之中，无时无刻不充满着青春的活力。反之，纵然身在文化的圈子里，也早已“更隔蓬山一万重”了。

我常自省，活在深厚的底蕴中，是接受着不平凡的洗礼；如若漠视了，再为不得文化之余惠而苦恼，而沮丧，而怨艾不已，那是何等愚笨的事情！我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会这样做的，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盎然的乐趣里。

萍踪寄此，转瞬驻入江南已6年了。起初，满以为环境过于繁嚣，时间一久，不意闹市的甬道，也不乏静中的佳趣。早上，鸟鸣满城，突破了无边的岑寂；入晚，又侵入了幢幢的灯影。这样的生活着，“味同嚼蜡”吧，其实不然；“耐人寻味”吧，自己又颇不愿，那以“此间何事催人老，半是鸡声半马蹄”来借近来寂寞身心的写照了。

书成，夜已过半，万籁无声，一片料峭的春寒中，我再叮嘱自己：珍重。

■春山 摄影

太白湖畔

访梅古南池

张恒利

知道腊梅，源于鲁迅先生《雪》中提到的“警句腊梅”，或是陆游的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。

结识腊梅，是这几年在南池公园的非遗馆旁。那里是一个小小的梅园，我数过的，有20多丛。梅花开放时，远远的就有暗香扑鼻。走近它，开放的花蕊，含苞的豆蔻，爱恋不已。凑近花碗，吸出一股梅香，沁人肺腑。

此后，每年冬天就有了新的念想，访梅成了周末的必修课。只要些许闲暇，就鬼使神差般去了梅园，好像我就是梅园的主人，恐怕别人把我的梅花折走。

“南池的梅花开了！”听闻消息，我就匆匆前去拜访。阳光洒落在花瓣上，透明蝶衣上的脉络清晰可见，花瓣围拢成一个美丽的莲花造型。最后面的花蕊嫩黄，在花瓣和花蕊之间，还有一层，也应该是花瓣吧，薄如蝉翼。小小的柔美的腊梅，却能在酷寒中绽放，我不由地心生敬畏。

雪中梅花，另有一番情趣。“数萼初含雪，孤标画本难。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。”黄灿灿的花瓣上覆着剔透的冰雪，似乎能听到丝丝的香气冒出，氤氲在偌大的南池中。

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”我算是梅园的主人吗？我怎能是梅园的主人！我，我们，都是梅园的过客，赚了满肚子的梅香罢了。

雁归来

刘琴

大运之河

李大民脸上泛着红光，嗓门又大又亮，“对！咱这就是打仗，脱贫攻坚的仗，齐心协力奔小康！”

大片大片的田，重新划方切块。李建和村干部领着村民，修整了边边角角的田间小路、坑塘边沿、池沟路壕，又集约出近百亩的地。硬化了农田道路，铺设了地下管道，打出上百眼机井，也都配了套。荒草地和无人管的闲地，摇身一变，成了旱能浇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，村里人乐得嘴直手哆嗦。

李来顺戳着自己的脑门儿说：“过去哪，不是驴不走，就是磨不转。走得快了赶上穷，走得慢了穷赶上，就像井底的癞蛤蟆，咋也爬不上井沿儿。现在弄明白啦，是脑筋老了，该换换啦！”

李仁贵戴着老花镜，拨拉着老算盘，笑容撑开了脸上的皱纹，“老哥哥，你说对啦！这些地，靠咱们种，一年到头趴在地里，晒掉几层皮，汗珠子摔八瓣儿，累死累活的，年底一算，刨去种子化肥农药，手里剩不下几块钱！是不？现在好啦，把地流转给种粮大户，咱们一年能挣好几万，还能为集体增收哪！”

78岁的李金凤拽着李仁贵的手，“大兄弟，咱不用种地还有钱花，这是……真事儿啊？”李仁贵笑了，“对，老嫂子，咱们的好日子来啦！”

村里手艺人多，李建把闲着的旧仓库，荒废多年的老宅子重新翻修，建了面点、熏烤、藤编、纺织、印染、剪纸、绣花、山货、农产品、湖产品作坊，“李家庄特色产品合作社”挂牌成立。

每天天不亮，作坊里就一片繁忙。村里人各有分工，忙而不乱。

女人们大都是做面点的能工巧匠，白面饽饽就能做几十种。大枣板栗花生芝麻蜂蜜白糖分别做瓢，做出的饽饽饱满美观，香甜喧软。

藤编是村里祖辈传承的手艺，漫山遍野的又是苇条、藤条、柳条、竹条、槐条这些天然植物。一大早，村里人就成群结队去了深山悬崖河滩，分类收割，打成捆，运回村，在作坊里一字

排开，一件件藤桌藤椅、藤箱藤柜、藤筐藤篮、藤帘藤垫，还有草编小包、各种挂件，眼花缭乱地从大伙手里长出来。

闲了多少年的纺线织布机也响了，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纺线织布，染色绣花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山货作坊里弥漫着香甜，货架上摆满了野生木耳、蘑菇、草药、苹果酱、黄桃汁、山楂干、柿饼子、野酸枣、糖栗子……

李建带着回村的大学生组建了电商销售团队，村里人做的原生态系列产品和众多的山货，如同长了翅膀，飞向山外的世界。花多样，质量好，信誉高，富有地域特色，不光挤进了县市乡镇的大小超市商场，又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，有的漂洋过海，成为老外的抢手货。

在村里人开心的笑声中，李建和汉子们穿上清一色的粗布大衫，千层底布鞋，媳妇们穿着大襟褂和灯笼裤，伴着清脆悦耳的竹板，做起了直播带货。“北大坝里银光闪，千年东山露笑颜。喜看今日李家庄，惊人变化说不完。特色产品遍天下，青山绿水赛桃源。俺们都是村里人，不用出村就挣钱……”

在悠长绵延的山歌声中，远离家乡的村里人，如同一只只回归的大雁，飞越千山万水，从远方陆续赶来……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层下，它从未灰心过，也没有失去远方的理想。匆匆的脚步，在执着中从未停止过。只要是小溪的清澈热爱过的地方，鱼儿就是在云彩里来回游走，蛙鸣就会在月光下，悄然入梦。

一对恋人，在树下唧唧我我，紧紧地依靠着大树。爱需要阳光，需要草叶上的纯净。他们紧紧相拥的生命，像阳光输送的新鲜汁液，使他们的生命里鲜花怒放。

无论是种子，是小草，是树叶，是花儿，是小溪，是根系，还是一对恋人，它们都代表着不同风格的春光，或一片明媚，或一片生机，或一片盎然，或一片茂盛……

春天挂在枝头，已经把我延伸成美丽的童话。

冬的情人

关春燕

泉之林

此时的梅，仿若冬与雪的月下老人，又是金兰之契，证于大地。不言，不语，却隐逸着浓情蜜意。一季冬，一场雪，一株梅的美好，延展到一盏暖暖的时光。

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

路上稀疏的行人，随风缓缓拂动，苍茫的世界喧嚣起来，素白的大地明亮起来。孩童们稚嫩的声音，回响在空旷的视野。记忆，开始一页页收藏。雪为缘，心如箭。

“百花敢向雪中出，一树独先天下春。”明媚的窗前，经意培植的几株绿梅，淡雅绽放，花香盈袖。

■汤青 摄影



吃喝玩乐游，是当今文旅时尚。高家大院的皮影戏罕见别致，“把式”娴熟的技艺，伴随着打击乐器和弦乐，那唱腔轻松诙谐，时而温情婉转，时而铿锵有力，让人沉浸在古老而又新奇之中。老艺人手把手地教我们操作演示，那幽默风趣，让我仿佛回到了天真的时光。

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，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”。听秦腔，他们敲着、吼着、喊着，那粗犷豪放，曝晒出关中的勤劳、善良、朴实、厚道。

千年古都，长安永恒。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它的历史与文化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厚重与辉煌，更感受到那份永恒不变的热情与活力。

长安，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，一个让人心生敬仰的地方。李白早就说过，“长安白日照春空”。

■许双福 摄影

延伸的美丽童话

田万里

墨华集

一粒种子，在地下沉睡了一个冬天，醒来后才发现已是来年的春天了。等它吃力地爬出地面，冬天的寒冷尚未散尽，但它依然感受到了生命的第一缕阳光。

一棵小草，整整走了一个冬天，才从地下走到了地上。等它好奇地探出头的时候，春风已在它的生命里，开始了奔腾。



冬有情人吗？若有，我想是雪。冬是冷峻的汉子，把对雪的驰念与眷恋，悄悄藏进心里。

雪是聪慧的姑娘，不动声色，静静感触着冬的故事。她脉脉含情，从迢迢的远方氤氲飘至，只为一次信约。

冬与雪，莞尔一笑。这一笑，有太多的念想，季节的、年轮的、前世的、今生的。凉风掠过，眼神里闪着几许倾慕，更是顿生

他乡

长安白日照春空

冯春辉

我一直向往西安，因为她有独特的传统文化。我奶奶跟随妇科泰斗林巧稚，在那里有过医学建树。西安对我的磁吸越强，我就更加向往。

与女儿乘机飞赴西安，降落之前的盘旋中，金秋时节的长安，就以“红尘白日长安路，马足车轮不暂闲”的诗意意境爽然映眼视野。也在这瞬间，我们的神智，顺势登临骊山之巅，借以俯瞰这千年的古都。

云雾缭绕中的渭河，犹如一条银龙，从远方蜿蜒而来。渭河、汾河、黄河共同滋养了广袤的平原，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。八百里秦川物华天宝，五千年历史人杰地灵。秦岭环抱长安，成为这座古城的靠背。渭水、泾水等8条河流，涌动着历史的温热。

汉唐盛世，这里曾是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诗人孟郊考上进士之后，用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佳句，喷涌了诗人的喜悦，高歌了当年大唐的繁华。

如今的西安，已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，古老

东文西武

一张报纸

魏海亮

在市报副刊读到我的小说《报缘奇遇》的那一刻，心被赋予了翅膀，渴望飞越千山万水，将喜悦播撒至每一个角落。

我在报摊买下了10份样报，为了欢庆这一时刻，我走进常去的悦来香饭馆，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点了两碗平素钟爱的菜肴，一瓶啤酒。

旁边的座位传来轻微的响动，扭头看去，是位身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女子。她轻轻坐下，要了一碗拉面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，静静地翻阅。

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，瞬间心跳加速。那是刊登我小说的报纸！我竭力镇静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去。就在这时，更让我激动的事情发生了。她从包里取出一把精致的小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剪下了副刊右下角的部分，那是刊载我小说的位置。

我的心跳开始急促，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。对于我这样一直渴望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灵魂伴侣的人，眼前这位能够欣赏我作品的女子，是命运特意安排与我邂逅的。

我在心里琢磨着，该如何自然地与她搭话，但越是焦急，脑子就越是一片空白，平素那些能言善辩的本事，此刻全都消失不见了。

还没等我想出办法来，她吃完了拉面，利落地起身准备离开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懊悔与自责，恨自己错过了绝佳的机会。

待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门口，我才突然回过神来，起身走到她的桌旁，盯着她留下的那份报纸。我好奇地想，除了剪下我的小说外，她还对报纸上的哪些内容感兴趣？

当我凑近仔细看时，却一下子愣住了，心顿时凉了大半。她剪走的竟是一则征婚启事，再看我手里的报纸，那启事写着：某男，身高1.77米，未婚，大学毕业，爱好文学，尤其钟爱小说创作，在国企工作，身体健康，有婚房。欲觅性情温婉贤淑、容貌姣好，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子为伴……

我瞪大了眼睛，这简直就是我在描述我！她喜欢的正是我这样的人。正当我满心欢喜又满心遗憾时，突然发现报纸下面似乎还压着什么。我轻轻挪开报纸，竟然是一张身份证，上面的照片正是那位明艳动人的女子。

我拿着身份证，愣在原地，心中涌起一阵狂喜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们这样奇妙地相遇。我小心翼翼地收好身份证，仿佛握住了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。而我也终于明白，有时候，缘分真的就像一张报纸，不经意间就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故事。